

萬有文庫

第一集一千種

王雲五主編

孟子正義

(四)

焦循著

商務印書館發行



孟 子 正 義

(四)

焦 循 著

國 學 研 究 會

孟子正義

卷六

滕文公章句下凡十章。

陳代曰：不見諸侯，宜若小然。今一見之，大則以王，小則以霸，且志曰：枉尺而直尋，宜若可爲也。

注 陳代，孟子弟子也。代見諸侯有來聘請孟子，孟子有所不見，以爲孟子欲以是爲介，故言此介得無爲狹小乎？如一見之，儻得行道，可以輔致霸王乎？志，記也。枉尺直尋，欲使孟子屈己信道，故言宜若可爲也。

疏 且志曰：枉尺而直尋。○正義曰：翟氏灝考異云：隸釋議郎元寶碑，進退不枉尺直搨，用孟子而以搨爲尋。文子上義篇：屈寸而申尺，小枉而大直，聖人爲之。尸子引孔子曰：詘寸而信尺，小枉而大直，吾爲之也。文子：東周初人，而尸佼爲商鞅師，殺梁

傳嘗引其言亦略前於孟子。陳代所云志或者卽此等書。○注得無爲狹小平。○正義曰。漢金廣延母紀產碑云。耕殖陝少。陝少卽狹小也。禮記表記云。仁有數義。有長短小大。注云。性仁義者其數長大。取仁義者其數短小。孔氏正義云。小謂所施狹近也。

孟子曰。昔齊景公田。招虞人以旌。不至。將殺之。

注 虞人守苑囿之吏也。招之當以皮冠。而以旌。故不至也。

疏

昔齊至殺之。○正義曰。昭公二十年。左傳云。十二月。齊侯田于沛。招虞人以弓。不進。公使執之。辭曰。昔我先君之田也。旃以招大夫。弓以招士。皮冠以招虞人。臣不見皮冠。故不敢進。乃舍之。仲尼曰。守道不如守官。君子韙之。閻氏若璩釋地三續云。虞人守苑囿之吏也。周禮山虞。每大山中士四人。澤虞。每大澤大蔽。中士四人。迹人掌田獵者。亦中士四人。餘皆下士及府史等。自不敢上擬乎大夫。招以旌豈敢進。此守官也。而卽守道也。左氏生六國初。孟子之前。不知於何聞之。所傳尹公佗學射庾公差齊侯田于沛二事與孟子輒異。

志士不忘在溝壑。勇士不忘喪其元。孔子奚取焉。取非其招不往也。如不待其招而往。何哉。

注 志士守義者也。君子固窮。故常念死無棺槨。沒溝壑而不恨也。勇士義勇者也。元首也。以義則

喪首不顧也。孔子奚取。取守死善道。非禮招己則不往。言虞人不得其招。尙不往。如何君子而不

待其招，直事妄見諸侯者，何爲也。

疏

注：志士至善道。○正義曰：韓詩外傳云：子路與巫馬期薪於糴邱之下，陳之富人有處師氏者，脂車百乘，觴於糴邱之上。子路與巫馬期曰：使子無忘子之所知，亦無進子之所能，得此富終身，無復見夫子。子爲之乎？巫馬期喟然仰天而嘆，闔然投鎌於地曰：吾嘗聞之夫子，勇士不忘喪其元，志士仁人，不忘在溝壑。子不知予與？試予與？意者其志與？此以志士仁人並稱。論語衛靈公篇云：志士仁人，無求生以害仁，有殺身以成仁。集解引孔曰：無求生以害仁，死而後成仁，則志士仁人不愛其身也。孔子謂殺身成仁，孟子謂舍生取義，惟取義乃成仁，故志士爲仁人，卽亦守義者也。巫馬期不願處師氏之富，固死無棺槨，棄尸溝壑而不恨者也。死，不愛其身，則生可喪其元，生不愛其元，則死何難於在溝壑？志與勇皆以義揆之，故趙氏均以義言。論語陽貨篇云：君子義以爲上，君子有勇而無義爲亂，小人有勇而無義爲盜，故云義勇者也。勇而非義，雖喪元不顧，第要離最政之流，非君子所貴矣。元首也。爾雅釋詁文：僖公三十三年左傳：先軫曰：匹夫逞志於君而無討，政不自討，平免胄入狄師，死焉，狄人歸其元，面如生。哀公十一年傳：公使大史固歸國子之元，皆喪其元之事也。守死善道，論語泰伯篇文。○注：直事，妄見諸侯者。○正義曰：韓非子喻老篇云：事爲也，直事者，不俟其招，徑直爲此，見諸侯之事，無端而往，是爲妄也。

且夫枉尺而直尋者，以利言也。如以利，則枉尋直尺而利，亦可爲與。

注

尺小尋大，不可枉大就小而以要利也。

疏

則枉至爲與。○正義曰：風俗通十反篇云：孟軻稱不枉尺以直尋，況於枉尋以直尺，蓋不待招而見，實不能一見卽霸王，是枉尋直尺而已。趙氏之義，與應劭正同。

昔者趙簡子使王良與嬖奚乘，終日而不獲一禽。嬖奚反命曰：天下之賤工

也。

注趙簡子晉卿也。王良善御者也。嬖奚簡子幸臣以不能得一禽故反命於簡子謂王良天下鄙賤之工師也。

疏

注趙簡子晉卿也。○正義曰史記趙世家云晉獻公賜趙夙耿夙生共孟共孟生趙衰趙衰生盾趙盾卒諡爲宣孟子朔嗣居岸賈殺趙朔平公十二年趙武爲正卿趙武生景叔趙景叔卒生趙鞅是爲簡子。○**注**王良善御者也。○正義曰哀公二年左傳云郵無恤御簡子。**注**云郵無恤王良也。孔氏正義云下云子良授綬是也。服虔曰王良也。孟子說王良善御之事古者車駕四馬御之爲難故爲六藝之一。王良之善御最有名於書傳多稱之。楚辭云當世豈無騏驎兮誠無王良之善御見執轡者非其人兮故駒跳而遠去。國語晉語云趙簡子使尹鐸爲晉陽郵無正進曰云云又云初伯樂與尹鐸有怨以其賞如伯樂氏。**注**云無正晉大夫郵良伯樂又云伯樂無正字淮南子覽冥訓云昔者王良造父之御也上車攝轡馬爲整齊而斂諧投足調勻勞逸若一心怡氣和體便輕畢安勞樂進馳騫若滅。高誘**注**云王良晉大夫郵無恤子良也。所謂御良也。一名孫無政爲趙簡子御死而托精於天駟星。天文有王良星是也。○**注**天下鄙賤之工師也。○正義曰王良爲大夫不可爲卑賤賤與下良對故釋爲鄙。其技藝鄙陋鄙野異於國中言其俚野非國工也以師釋工者儀禮燕禮大師告於樂正。**注**云大師上工也是工亦稱師也。

或以告王良良曰請復之。

注聞嬖奚賤之故請復與乘。

強而後可。

注 強嬖奚乃肯行。

一朝而獲十禽。嬖奚反命曰：天下之良工也。

注 以一朝得十禽，故謂之良工。

簡子曰：我使掌與女乘。

注 掌，主也。使王良主與女乘。

疏 注，掌主也。○周禮天官淩人注云：杜子春讀掌冰爲主冰。小爾雅廣言云：掌，主也。

謂王良良不可。

注 王良不肯。

曰：吾爲之範我馳驅，終日不獲一，爲之詭遇。一朝而獲十。

注範法也。王良曰：我爲之法度之御，應禮之射。正殺之禽，不能得一橫而射之，曰詭遇，非禮之射。則能獲十言，嬖奚小人也，不習於禮。

疏

注：範法至於禮。○正義曰：範法也。爾雅釋詁文：昭公八年秋，蒐于紅，穀梁傳云：艾蘭以爲防，置旃以爲轅門，以葛覆實以爲梁，流旁握御，擊者不得入，車軌塵，馬候蹄，揜禽旅，御者不失其馳，然後射者能中，過防弗逐，不從奔之道也。而傷不獻，不成

禽不獻，所云車軌塵，馬候蹄者，法度之御也。毛詩小雅車攻篇傳云：一曰乾豆，二曰賓客，三曰充君之庖，故自左腰而射之，達於右膺爲上殺，達右耳本，次之射左髀，達於右髀爲下殺，面傷不獻，踐毛不獻，不成禽不獻。孔氏正義云：上殺以其貫心死疾，肉最潔美，故以爲乾豆，次殺以其遠心死稍遲，肉已微惡，故以爲賓客，下殺以其中脅死最遲，肉又益惡，充君之庖也。凡射獸，皆逐從左廂而射之，達於右髀，獨言射左髀爲上殺，達於右膺，當自左脅也。次達右耳本，當自左肩膺也。不言自左，舉下殺之射，左髀可推而知也。面傷不獻者，謂當面射之，剪毛不獻，謂在旁而逆射之，二者皆爲逆射。按此上殺，次殺，中殺，皆爲應禮之射，正殺之禽，王氏念孫廣雅疏證云：釋天：王者以四時畋，以奉宗廟，因簡戎事，刈草爲防，毆而射之，不題禽，不塊遇，不捷，草越防，不追題禽，題迎禽而射之，塊遇，謂旁射也。塊，或作詭。孟子滕文公篇爲之詭遇，一朝而獲十，趙岐注云：橫而射之，曰詭遇。比九五，王用三驅，失前禽，桓四年左傳：正義引鄭注云：失前禽者，謂禽在前來者，不逆而射之，旁去又不射，惟背走者，順而射之，用兵之法亦如之，降者不殺，奔者不禦，加以仁恩，養威之道，亦其義也。說苑修文篇云：不抵禽，不詭遇。班固東都賦云：弦不隄禽，轡不詭遇，抵隄並與題通。按此題禽，詭遇，皆爲非禮之射。王良僅云詭遇，蓋亦括題禽言之。如穀梁傳但言面傷，亦括橫射言之也。音義出範我云，或作范氏，范氏古之善御者，範古與范通。範，或作范者有之。我氏形近，其作氏者譌也。趙氏訓範爲法，則其經文必不作范氏矣。音義見誤本，而以爲古之善御者。班固東都賦云：游基發射，范氏施御，弦不失禽，轡不詭遇。文選李善注引括地圖云：夏德盛，二龍降之，禹使范氏御之，以行程南方。又引孟子此文，仍作吾爲之範我馳驅，連下爲之詭遇。又引劉熙注：橫而射之，曰詭遇，則引括地圖注范氏施御句，引孟子注轡不詭遇句，非范氏即孟子之範我也。李賢注後漢書班固傳此文，則云范氏，趙之御人也。此趙

字誤當是古字引孟子此文亦作範我又引趙注範法也云云然則李賢所引孟子不作范氏可知又云弦不失禽謂由基也彎不說過謂范氏也范氏指賦所云之范氏非孟子之範我也宋書樂志馬君篤云願爲范氏驅騶容步中畿豈教詭遇子馳騁趣危機此則本班固賦言之皆未足以證孟子之爲范氏馳驅也凡說經先求辭達若作范氏則云我爲之范氏馳驅於辭不達而王良何取於范氏賦以范氏儷由基范氏爲範我矣由基何屬邪即使賦有異本孟子作范氏馳驅究以趙氏爲正而已白氏六帖執御篇引孟子此文及注云範法也爲以法式爲御故不獲禽詭譎也不依御故苟得矣與趙氏注異白氏引之蓋唐以前舊注其釋範爲法亦同於趙音義作范氏非也

詩云不失其馳舍矢如破我不貫與小人乘請辭

詩小雅車攻之篇也言御者不失其馳驅之法則射者必中之順毛而入順毛而出一發貫臧

應矢而死者如破矣此君子之射也貫習也我不習與小人乘不願掌與嬖奚同乘故請辭

詩

注詩小至射也○正義曰引詩在小雅車攻篇第六章毛傳云言習於射御法也不失其馳驅之法則範我馳驅也順毛而入順毛而出則不賤毛不順則毛蹂躪狼藉矣一發貫臧阮氏元校勘記云足利本臧作機音義出貫臧作機非臧即今五

臧字徂浪切一發貫臧應矢而死所謂貫心死疾爲上殺也孫宣公云臧如字非也鄭氏箋云御者之良得舒疾之中射者之工矢發則中如椎破物也孔氏正義云如椎破物則中而駛也王氏引之經傳釋詞云如猶而也不失其馳舍矢如破如破而破也家大人曰舍矢而破與舍拔則獲同意皆言其中之速也楚策云壹發而殪意亦與此同鄭箋及孟子趙注皆誤解如字○注貫習也○正義曰貫習爾雅釋詁文段氏玉裁說文解字注云貫假借作攢字習也如孟子我不貫與小人乘是也毛詩曰串夷傳云串習也串即母之隸變傳卽謂攢字

御者且羞與射者比比而得禽獸雖若丘陵弗爲也如枉道而從彼何也

注孟子引此以喻陳代云御者尙知恥羞此射者不欲與比子如何欲使我枉正道而從彼驕慢

諸侯而見之乎

疏

注御者尙知恥羞此射者○正義曰國語周語云茲禮爲羞注云羞恥也閩監毛三本作羞恥

且子過矣枉己者未有能直人者也

注

謂陳代之言過謬也人當以直矯枉耳己自枉曲何能正人

疏

注過謬也○正義曰國策秦策云王之料天下過矣高誘注云過謬也淮南子本經訓云壞險以爲平矯枉以爲直高誘注云矯正也枉曲也說文矢部云矯揉箭箝也易說卦傳云坎爲矯揉宋衷注云曲者更直爲矯蓋物之曲者以直物糾戾之

使同直故云以直矯枉也

章指言脩禮守正非招不往枉道富貴君子不許是以諸侯雖有善其辭命伯夷亦不屑就也

疏

是以至就也○正義曰周氏廣業孟子章指考正云伯夷不就辭命無考惟韓非子和氏篇古有伯夷叔齊者武王讓以天下而弗受二人餓死首陽之陵莊子讓王篇昔周之興伯夷叔齊相謂曰吾聞西方有人似有道者盍往觀焉至於岐陽武

王聞之使叔旦往見之與之盟曰加富二等就官一列血牲而埋之二人相視而笑曰嘻異哉此非吾所謂道也比入至首陽之山遂餓而死焉孟子所云或卽指此

景春曰公孫衍張儀豈不誠大丈夫哉一怒而諸侯懼安居而天下熄

注景春孟子時人爲從橫之術者公孫衍魏人也號爲犀首常佩五國相印爲從長秦王之孫故

曰公孫張儀合從者也一怒則構諸侯使強凌弱故言懼也安居不用辭說則天下兵革熄也

疏注景春至術者○正義曰漢書藝文志云從橫聚者流蓋出於行人之官孔子曰誦詩三百使於四方不能專對雖多亦奚以爲又曰使乎使乎言其當權事制宜受命而不受辭此其所長也及邪人爲之則上設詐而棄其信凡十二家以蘇秦張

儀爲首周氏廣樂孟子出處時地考云景春稱儀衍而不及蘇秦秦時已爲齊所殺矣又孟子古注攷云漢藝文志兵陰陽家有景子十三篇疑卽此人○注公孫至合從長○正義曰史記秦本紀云惠文君五年陰晉人犀首爲大良造六年魏納陰晉陰晉更名寧秦裴駰集解云犀首官名姓公孫名衍徐廣曰陰晉今之華陰也衍爲大良造時陰晉尙屬魏衍爲陰晉人是魏人也又張儀列傳附公孫衍傳云犀首者魏之陰晉人也名衍姓公孫氏與張儀不善張儀已卒之後犀首入相秦嘗佩五國之相印爲約長集解引司馬彪云犀首魏官名若今虎牙將軍按此則衍在魏爲犀首之官在秦爲大良造之官趙氏云號爲犀首未詳所本國策秦策云王用儀言取皮氏卒萬人車百乘以與魏犀首吳師道云年表陰晉人犀首爲大良造則非官名而韓策樛留以犀首張儀並言何爲一人獨以官稱乎恐犀首或姓名也魏亦有犀武按犀首卽公孫衍明見史記意者先在魏爲此官後遂以爲號故人通稱之史記言約長趙氏言從長者周氏柄中辨正云衍本衡人史記以儀衍同傳而贊云夫言從衡張儀秦者大抵皆三晉之人是衍亦衡人之張儀者也所以離秦魏之交致義渠之襲者特以傾張儀而然非合從也卽其用陳軫之計三國委事亦並無合從事跡其爲秦敗楚則見於韓非子史記等書黃東發謂衍或從或橫殊非其實趙注云衍嘗佩五國相印爲從長史

記犀首入秦爲約長。此言衍相秦約五國與秦橫親。正破從爲橫之事。約長非從長也。未有相秦而合從者也。衍生長於魏。趙氏謂秦王之孫。故曰公孫。亦未知所出。○注。張儀合從者也。○正義曰。呂氏春秋報更篇云。張儀魏氏餘子也。將西游於秦。過東周。昭文君送而資之。至於秦。留有間。惠王悅而相之。張儀所德於天下者。無若昭文君。史記張儀列傳云。張儀者魏人也。蘇秦已說趙王而得相。約從親。而恐秦之攻諸侯。敗約負念。莫可使用於秦者。乃使人微感張儀。張儀遂得以見秦惠王。惠王以爲客卿。二說不同。索隱云。張儀說六國使連橫而事秦。故云成其橫道。然山東地形從長。蘇秦相六國令從親而實秦也。關西地形橫長。張儀相六國令破其從而連秦之橫。故蘇爲合從。張爲連橫也。乃趙氏以儀爲合從者。未詳所本。

孟子曰。是焉得爲大丈夫乎。子未學禮乎。丈夫之冠也。父命之。女子之嫁也。母命之。往送之門。戒之曰。往之女家。必敬必戒。無違夫子。以順爲正者。妾婦之道也。

禮 孟子以禮言之。男子之道。當以義匡君。女子則當婉順從人耳。男子之冠。則命曰就爾成德。今此二子從君順指。行權合從。無輔弼之義。安得爲大丈夫也。

疏 丈夫之冠也。父命之。○正義曰。江氏永羣經補義云。父命之者。迎賓冠子。父主其事。至於士冠禮。請祝辭。皆賓祝之。非父命也。父醢則有辭矣。周氏柄中辨正云。陳亦韓曰。士冠禮無父命之文。賓則有三加祝辭。又有醴辭字辭。冠後以贊見於鄉大夫。鄉先生如晉。趙文子冠。見欒武子。范文子韓獻子智武子。皆有言以勸勉之。蓋父不自命。而以其命之意出於賓。亦不親教子之意也。○女子至夫子。○正義曰。閻氏若璣釋地又續云。門卽父母家之門。非女子所適之壻家之門。今人祇緣俗有母送其女。

至壻家禮。遂以爲壻門。不知婦人迎送不出門。又內言不出於梱。古豈有是耶。然孟子此一禮。與儀禮士昏禮記亦殊不同。記云。父在阼階上。西面戒女。母戒諸西階上。不降。又云。父送女。命之曰。戒之敬之。夙夜毋違命。母施衿結帨。曰。勉之敬之。夙夜毋違宮事。庶母及門內施鞶。申之以父母之命。命之曰。敬恭聽宗爾父母之言。夙夜無愆。視諸衿鞶。是戒者。非止母一人。與所送亦非止門一處。大抵孟子言禮。多主大綱。不暇及詳。抑儀禮定於周初。而列國行之久。頗各隨其俗。如衛人之祔也。離之魯人之祔也。合之。雖孔子善魯。而衛當日仍行自若。周氏柄中辨正云。士昏禮。女父不降送。母戒諸西階上。亦不降。而孟子言往送之門。穀梁傳亦言送女不出祭門。乃指廟之大門。則送不止於階矣。或說送至壻門。毛西河引戰國策。婦車至門。送諸母還。謂諸母有送至壻門者。按穀梁傳諸母兄弟送不出關門。謂祭門外兩觀門也。所指諸侯嫁女之禮。與士昏禮傳所言庶母及門內略同。並無送至壻門之說。國策恐未可據。○注。男子至丈夫也。○正義曰。毛詩邶風燕婉傳云。婉。順也。說文女部云。婉。順也。春秋傳曰。太子痊。婉。是順之義爲婉也。以義匡君。義不可從。則須諫正。是以義爲正也。不論義之當從當違。一概無違。是以順爲正。非以義爲正者也。故趙氏以婉解之。別其不能以義匡君矣。趙氏佑溫故錄云。注。男子之冠。則命曰。就爾成德。補義甚好。此出士冠禮。祝曰。今月吉日。始加元服。棄爾幼志。順爾成德之文也。按儀禮。士冠禮。作順爾成德。此改爲就者。以孟子斥順爲妾婦。故易順爲就。廣雅釋詁云。就。歸也。賈子道術篇云。行歸而過謂之順。莊子人間世云。就不欲入。注云。就者。形順是就。亦順也。乃所順在成德。成德則能以義匡君。是以義爲順者也。惟以無違爲順。而不以義。則妾婦之順也。言有古今之不同。賴聖賢發明之。文王繫易。以利爲重。其時所謂利。以利物言。故孔子贊之云。利者。義之和也。利物足以和義。蓋至孔子時。所謂利。共以爲利已。於是。以放利而行爲利。故孔子罕言利。而以義爲利。易以坤爲順。孔子贊易。屢以順言其時。以輔弼正君爲順。荀子臣道篇云。以從命而利君謂之順。從命而不利君謂之詔。是也。至孟子時。則徒以從君順指爲順。故孟子斥爲妾婦之道。孟子之斥順。猶孔子之斥利也。婁道猶臣道。妻之順夫。亦當譌謬有以調和而補救之。惟妾婦婢媵之流。徒以取容爲婉媚耳。

居天下之廣居。立天下之正位。行天下之大道。得志與民由之。不得志獨行。

其道富貴不能淫。貧賤不能移。威武不能屈。此之謂大丈夫。

注廣居謂天下也。正位謂男子純乾正陽之位也。大道仁義之道也。得志行正與民共之。不得志

隱居獨善其身。守道不回也。淫亂其心也。移易其行也。屈挫其志也。三者不惑。乃可以爲大丈夫矣。

疏

注廣居至道也。○正義曰。趙氏以廣居爲天下。則居天下之廣居。即謂人生天地間也。天地之間。至廣大。隨在可以自得。必以富貴而婉順求之。是天下至廣。而所營至狹矣。男女共生天地之間。在女子則當婉順。既身爲男子。則在八卦爲乾。易家人彖傳云。女正位乎內。男正位乎外。內則囿於一家。外則周乎天下。故居天下之正位也。說卦傳云。是以立天之道曰陰與陽。立地之道曰柔與剛。立人之道曰仁與義。分陰分陽。迭用柔剛。異乎妾婦之徒。以柔順爲道。故爲大道也。蓋既生於天地間。居如此其廣也。又身爲男子。位如此其正也。則所行自宜爲天下之大道。而奈何踟躕而效妾婦爲也。下數句即申明行天下之大道。以全其居廣居立正位之身也。趙氏注精矣。○注得志行至夫矣。○正義曰。論語顏淵篇云。政者正也。周禮地官黨正注云。正之言政也。趙氏以行正解得志。行正卽爲政也。天下之居既廣。而男子行仁義之道。可仕而爲政。則以此仁義之道。共之於民。不可仕則隱居。而以此仁義之道。獨行於身。何處不可居。何處不可行道也。呂氏春秋古樂篇云。有正有淫。高誘注云。淫亂也。又蕩兵篇云。而工者不能移。高誘注云。移易也。漢書揚雄傳音義引諸詮云。屈古詘字。廣雅釋詁云。詘。屈也。挫。詘折也。是屈卽挫也。男子行仁義之道。故富貴不能亂其心。貧賤不能易其行。威武不能挫其志。自彊不息。乃全其爲男子。全其爲男子。斯得爲大丈夫也。章指言。以道匡君。非禮不運。稱大丈夫。阿意用謀。善戰務勝。事雖有剛。心歸柔順。故云妾婦。以況

儀衍。

疏 非禮不運。○正義曰。周氏廣業。孟子章指攷證云。戴記有禮運篇。按莊子山木篇云。運物之泄也。釋文引司馬注云。運動也。

周霄問曰。古之君子仕乎。

注 周霄。魏人也。問君子之道當仕否。

疏 注。周霄。魏人也。○正義曰。戰國魏策云。魏文子田需。周霄相善。欲罪犀首。鮑彪注云。周霄。孟子時有此人。至是三十年矣。吳師道正云。田文前相魏。當襄王時。孟子見梁襄王。相去不遠也。周氏廣業。孟子出處時地考云。按史田需犀首。皆在秦惠王時。故霄得問於孟子也。魏策又云。周霄謂宮他曰。子爲宵。謂齊王曰。宵願爲外臣。今齊資我於魏。鮑彪注云。疑卽霄。吳師道正云。孟子記魏人。若以爲此人。則非安釐之世矣。

孟子曰。仕。傳曰。孔子三月無君。則皇皇如也。出疆必載質。

注 質。臣所執以見君者也。三月。一時也。物變而不佐君化。故皇皇如有求而不得。

疏 注。質。臣所執以見君者也。○正義曰。音義出載質云。張音贊云。義與贊同。白虎通瑞贊篇云。贊者。質也。質己之誠。致己之愜。愜也。儀禮士相見禮云。贊。冬用雉。夏用鴈。左頭奉之。曰。某也。願見。無由達。某子以命。命某見。注云。贊所執以至者。君子見於所尊敬。必執贊以將其厚意也。士冠禮云。奠摯見於君。遂以摯見卿大夫。鄉先生。注云。摯。雄也。是見君用摯也。贊摯質三字通。○注。三月至不得。○正義曰。大戴記本命篇云。人生而不具者五。目無見。不能食。不能行。不能言。不能化。三月而徹眊。然後能有見。

注云三月萬物一成易繫辭傳云變通莫大乎四時春秋繁露官制象天篇云三人而爲一選儀於三月而爲一時也天有四時時三月如天之時固有四變也白虎通四時篇云歲時何謂春夏秋冬也時者期也陰陽消息之期也春夏物變盛秋冬氣變盛此三月爲一時而物變之說也變卽化也歷一時而物變化君子亦常趣時爲變化春秋繁露四時之制篇云天之道春暖以生夏暑以養秋清以殺冬寒以藏暖暑清寒異氣而同功皆天之所以成歲也聖人副天之所行以爲政故以慶副暖而當春以賞副暑而當夏以罰副清而當秋以刑副寒而當冬慶賞罰刑異事而同功皆王者之所以成德也慶賞罰刑與春夏秋冬以類相應也禮記檀弓上云旣殯置置如有求而弗得皇皇如有望而弗至注云皆憂悼在心之貌也檀弓下云始死皇皇焉如有求而弗得問喪篇云其往送也望望然汲汲然如有追而弗及也其反哭也皇皇然如有求而弗得也楚辭離世篇云征夫皇皇其執依兮注云皇皇惶遽貌廣雅釋訓云惶惶勵也惶惶卽皇皇也

公明儀曰古之人三月無君則弔

注公明儀賢者也而言古人三月無君則弔明當仕也

三月無君則弔不以急乎

注周霄怪乃弔於三月無君何其急也

曰士之失位也猶諸侯之失國家也禮曰諸侯耕助以供粢盛夫人蠶繅以爲衣服犧牲不成粢盛不絜衣服不備不敢以祭惟士無田則亦不祭牲殺

器皿衣服不備。不敢以祭。則不敢以宴。亦不足弔乎。

注 諸侯耕助者。躬耕勸率其民。收其藉助以供粢盛。粢。稷盛稻也。夫人親執蠶繅之事。以率女功。衣服祭服。不成。不實肥腍也。惟辭也。言惟絀祿之士無圭田者不祭。牲必特殺。故曰殺。皿所以覆器者也。不祭則不宴。猶喪人也。不亦可弔乎。

疏

禮曰至衣服。○正義曰。禮記祭統云。天子親耕於南郊。以共齊盛。王后蠶於北郊。以共純服。諸侯耕於東郊。亦以共齊盛。夫人蠶於北郊。以共冕服。注云。齊或爲粢。孟子所引之禮。蓋如是也。桓公十四年穀梁傳云。天子親耕以共粢盛。王后親蠶以共祭服。又成十七年穀梁傳云。宮室不設。不可以祭。車馬器械不備。不可以祭。有司一人不備其職。不可以祭。與孟子所言略同。然則儀牲不成以下。亦孟子述禮之文也。禮記曲禮云。無田祿者不設祭器。又王制云。大夫士宗廟之祭。有田則祭。無田則薦。○注。諸侯至祭服。○正義曰。國語周語云。宣王卽位。不藉千畝。虢文公諫曰。不可。夫民之大事在農。上帝之粢盛於是乎出。又云。及期。王禋粢。乃行。百吏庶民畢從。及藉。后稷監之。膳夫農正陳藉禮。太史贊王。王敬從之。王耕一壠。班三之。庶人終於千畝。注云。藉。借也。借民力以爲之。天子藉田千畝。諸侯百畝。蓋田名藉田。以借助於民。故名。天子先親耕。而後民終之。是躬耕勸率於民也。天子雖躬耕。不過三推而已。其終收穫得共粢盛。實由民之助力。故云收其藉助也。是耕爲躬耕。助爲民助。若禮記樂記云。耕藉然後諸侯知所以敬。此耕藉專謂躬耕藉田。與孟子云耕助不同。助雖與藉義同。然藉指田名。助爲民助也。粢。稷。爾雅釋草文。桓公十四年。公羊傳注云。黍稷曰案。在器曰盛。說文皿部云。簋。黍稷器。所以祀者。盛黍稷在器中以祀者也。地官春人。祭祀共其簋盛之米。注云。簋盛。謂黍稷稻粱之屬。可盛以爲簋簋實。春官小宗伯辨六簋之名物。注云。簋。讀爲案。六案謂六穀。黍稷稻粱麥苽。然則以器內之實言之。謂之簋卽案也。稷爲穀長。以統衆穀而名也。以諸穀在器言之。謂之盛。黍稷稻粱等皆在器。皆爲盛也。解者